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中國文學概論

段凌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中國文學概論

段凌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學概論/段凌辰著.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649-0270-4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文學評論—中國 IV. ①I2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4863 號

責任編輯 謝景和

封面題籤 王劉純

責任校對 段 納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封面設計 馬 龍

出 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450046

電話:0371—86059701(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

印 刷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12.5

字 數 281 千字 插 頁 2

定 價 32.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 調換)

走近段凌辰

楔 子

據《河南大學校史》(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記載：

段凌辰(1900~1948)，河南衛輝人。1924 年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1926 年受聘於中州大學，任文科副教授，曾與王志剛副教授發起創辦《孤興》雜誌。他們共同創作的《愛的犧牲者》劇本，引起文壇矚目，是 20 年代中原戲劇的代表作。1930 年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35 年 5 月與江紹原、楊震文、嵇文甫教授一起出任河南大學出版委員會委員，並擬訂了《河南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簡則五條》。1935 年 8 月~1938 年 7 月任山東齊魯大學教授。抗戰時隨河南大學輾轉播遷。1945 年抗戰勝利後，段先生在(寶鷄)石羊廟慶祝大會上即席吟誦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會場爆發出熱烈掌聲。1945 年回開

封復校，常常一人獨開五六門課程。他與張邃青、朱芳圃、馬非百等教授一起，主持了具有開封特色的科研項目，如對北宋現存文物史迹開封府舊址、宋太祖畫像、一賜樂業教遺迹等的考察，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著有《中國文學史概論》、《和詠懷詩集》等。

宋師詩文寄深情 晚學方識先賢名

余生也晚，知道先賢令名竟是在 2004 年為業師出版《宋景昌詩文集》忝任責任編輯時獲得的強烈震撼。一首古風《題還書圖歌》，三首《浣溪沙》詞，一篇散文《回憶在潭頭的日子》，幾乎都是圍繞着先賢段凌辰的教澤而反復歌咏，令我頓生仰慕之心。從中得知以下情節：

余恩師段凌辰先生學貫經史，旁及百氏，潛研《蕭選》，尤為精湛，著《文選學》六種，獨抒己見。惜此宏著及詩文多卷，均以時亂未能付梓。1947 年夏，先生積勞病逝，年僅 48 歲。抗戰期間，河南大學播遷潭頭，余從先生學，多蒙教誨，銘記在心。“十年浩劫”，先生所遺藏書、手稿俱毀，畢生心血，盪然無存。（《浣溪沙·悼段凌辰師》見《宋景昌詩文集·詩詞雜綴》，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下同）

言之懇切，情動於衷；念之淒然，令人動容。“傳神文字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生於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忽然想起這首清代咏嘆曹雪芹的小詩，似乎感到宋景昌先生

確實是“傷心人別有襟抱”的，字裏行間一往情深，一挽三嘆，真可謂“字字血，聲聲淚”，激起我無限遐想。

作為“十年浩劫”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適逢學校許多名師依然健在，每當這些歷經劫難的學界名宿上臺授課結束，我們總是以熱烈的掌聲致謝，聊表後學弟子崇敬之意。宋景昌先生的教課靈動自然，以口語、俗語化解魏晉詩文的妙義，談諧風趣，神態逼真地模仿文中人物心理、舉止，時常贏得滿堂歡笑，被大家譽為妙趣橫生的達人。就是這樣一位拿得起、放得下，心胸開闊，不為世俗瑣務縈心的名師，却對逝世已久的門師長久掛懷於心，割舍不下。五十年後，還精心填詞，發為追憶：

兩漢文章魏晉文，先生講授滿堂春，探幽索隱見精神。
選學忽然終汴鄭^①，擬經不再繼河汾^②，滿門弟子哭招魂。

文謝齊梁守樸真，詩宗漢魏尚清新，深研《蕭選》更無倫。
萬卷藏書成廢紙，千篇手稿化灰塵，幾無隻字世間存。

有幸潭頭立雪門，三秋侍硯學詩文，常蒙歧路指迷津。
一首小吟加贊語，兩篇短序賜高分^③，終生難報是師恩。

其下注多為用典：

① 選學句，用李善事。唐代李善講學鄭汴之間，弟子四方而至，號《文選學》。

② 擬經句，用王通事。隋代王通講學河汾，弟子以千記。王氏擬經作《中說》等書。

③ 余《伊水漁翁》絕句，蒙先生贊許；《送牛君庸懋東歸序》和《三人詩草序》，蒙賜一百分。

益發感到真情可貴的是序中的結語：

今值先生逝世五十週年之際，緬懷教澤，填《浣溪沙》三首，以申悼念。

況且還有詞的結語：“終生難報是師恩。”

然而，心儀已久的段氏家人在哪裏呢？

訪學邂逅識後裔 雪鴻踪迹如有神

2007年，社領導把《徐玉諾詩文輯存》的出版工作交予我，由此和編校人平頂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分院院長秦方奇教授相識，一年多的交往使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詳見《徐玉諾詩文輯存·編輯人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其間又接受了平頂山市政協組織出版、該校許多教師參與校注的《蘇東坡與平頂山》的編輯工作，他執意邀請我到學校與相關作者見面，提出具體操作要求，力爭這兩部書成爲該校厚重的學術書籍。盛情難却，我只好根據初審印象以及發現的若干問題做些準備，實際接觸之後發現該院教師潛心於學，提出的建議不僅得到認同，並即興表達了加強合作的意向，真是皆大歡喜。

曲終人散之時，秦院長突然提起：段凌辰先生的孫女就在

該院工作，目前正在積極搜覓先祖遺著，許多散亂人世的雜誌刊載的遺稿也將重現真容。聞言令我大喜過望，既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慚愧，更為這次貿然造訪所獲得的意外之喜悚然。及至文靜賢淑的段納老師匆忙講述了家人的百般搜求、細心整理乃至目前所得到的綫索與追蹤工作，我便連連稱善，祝福她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工作。

先師宋景昌先生一恹三嘆的失落之情終於可以平息了，他老人家聞知此訊定會在天界撫額慶幸、朗聲大笑吧！

還書圖歌忽然現 四絕並美驚世人

2009年春夏之交，平頂山學院文學院前院長段佩簡教授攜子女由秦方奇教授陪同來到我社，總編輯張雲鵬教授、編輯部主任劉小敏編審和資深文史編審袁喜生先生一同參與接待。

當段佩簡老師拿出厚厚一沓複印的文稟《中國文學概論》時，見多識廣的文史名家袁喜生編審不覺連稱奇蹟——學校有關記載明顯有誤（見開篇《簡介》）；聽說家中還有散亂的遺稿以及未經出版的手迹原件，更是喜上心頭，大呼開眼。一向沉穩有加風度儒雅從容不迫處事練達的專家如此失態地大呼小叫，社內同人不禁莞爾。

傾心交談之餘，段佩簡先生又取出了精心包裹的一匣捲軸，竟然就是先師宋景昌先生古風《題還書圖歌》的原跡再現，上面共有十四位民國藝林名人的題詠，而那種沉穩遒勁的館閣體歷經歲月的磨洗依然展現出誘人的神韻，深諳書畫名流、見多識廣的袁喜生先生屏氣靜神展卷細觀，如觀神物。看後

輕輕捲收完畢纔長吐一口氣，笑着對劉小敏說：恁姥爺當年的工筆楷書真是神絕之至！回頭對在場的專家學者斷言：這幅畫和詩、書、人堪稱民國士林四絕，河南大學有關校史又將增添一段藝林佳話。

總編輯張雲鵬教授聞言，緊握着段佩簡先生的手，激動地即席表態：一定把段凌辰先生的遺著作爲“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中的精品予以出版，希望家人細心整理，充分做好前期工作，使得先賢名著重輝文壇。

段佩簡先生聞言，當即表示，爲了慶祝這一盛事，在母校百年校慶期間，願將這舉家珍藏的無價之寶放在河南大學校史館予以展覽。

賓主雙方緊緊握手，連連稱幸不已！

傳主資料常舛訛 細心考校疑問多

走近民國名人之時，最缺乏的往往就是有關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在各種段凌辰先生的簡介中，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一些問題。

《薪火集》（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劉衛東先生所撰《段凌辰》條簡介如下：

段凌辰（1895—？），文學家，留美文學碩士。1925 年歸國，受聘擔任中州大學文科副教授。

首先是段凌辰的亡故時間，劉衛東所撰沒有寫明，但《河南大學校史》相關介紹爲 1948 年，而宋景昌先生詩文中明確

提出是1947年夏季，從于安瀾致段佩簡信中所述（見後），也應該是開封首次解放之前，胡朝宗先生《浣溪沙》跋文中“五十年六月夏際節”也實指了這一點，其夫人馮文英女史所作的《書於凌辰四十週年忌辰長短句六闕》標明的時間應該是最確切的：1947年7月26日（農曆丁亥年六月初九）。

其次是他的任教履歷：《薪火集》劉衛東所撰的留美文學碩士，回國即擔任中州大學副教授之說，而詢之家人都稱不知所云。

據段納老師提供的《衛輝市志》載：

段凌辰（1900～1947）。唐莊鄉官莊村人。1923年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曾任西北大學教員，齊魯大學講師，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教授。1938年9月任河南大學文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學概論》、《漢魏六朝賦選》、《八代詩選》、《和沈修文樂府》、《潭上勝錄》等。

這裏提及的《漢魏六朝賦選》、《八代詩選》、《潭上勝錄》未見家人收錄，仍有待查找相關綫索；而《文學概論》應是《中國文學概論》之簡稱，《河南大學校史》當時的介紹為《中國文學史概論》，看來都必須作出修訂。

其粗疏之處不僅在於隻字不提段凌辰 1926年即任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同時，任教廣東中山大學時間也放在任教山東齊魯大學之後，顯然與史實不符。另據我們見到的河南大學圖書館民國期刊部所藏，《八代文論史（上）》、《中國文學概論（下）》和《文論集要目錄》（書題為《中國文學概論資料選編第二冊》）均由段凌辰先生著述或編纂，而且是作為國立中山大學教材

予以印製的。此外，段家收藏的《永錄》真切記錄了黃季剛先生的風流倜儻，是否為《潭上勝錄》的別稱，仍有待考證。

還有，劉衛東稱其出生時間為 1895 年，也不知所從何來？

根據段凌辰早年書信記載，他 1923 年畢業後曾在信陽一中學執教，其間著有《中國文法綱要》，通信內容及《綱要》體例多披載於《中國文學概論》（即《校史》所謂《中國文學史概論》），1924 年任教西北大學，“青日前受西北大學聘，於本月三日抵長安。行旅之苦，此為初嘗，不願為吾兄道也。斯校分文理工法四科，計六班。青每週以課六時，尚屬清閒”（《與陳子翼論文學書》，1924 年 5 月 11 日）。1926 年執教河南中州大學，而這又與恩師黃季剛先生的提攜不無關係（見《〈黃季剛先生手稿〉序》，《儒效》雜誌第一卷第四期）。又據段家所存資料證明，段凌辰先生在西北大學還組織了晨鐘學社。

後值中原大戰，人心不穩，段凌辰先生南下廣州，任教於中山大學，自嘆飄離，感慨客居，憂傷世事之艱，於是在酬和阮籍《詠懷詩》自序中感喟：

余自癸亥甲子以來，稍更人事。書史數篋，客走四方，西游關中，北抵燕都，東泛滄海，南至粵都。感行止之無常，識浮雲之多變，知人世足痛哭者不必定在窮途。

從其經歷自述看：學業甫就，先任教西北大學（西游關中），而後執教中州大學（河南開封），後因戰亂頻仍，無奈又客走四方（北抵燕都，東泛滄海，南至粵都），遊歷至深，方能真切領會阮嗣宗《詠懷》妙義；身處世變，倍感飄離之愁緒。

再者就是他的創作，《河南大學校史》的相關介紹為：

曾與王志剛副教授發起創辦《孤興》雜誌。他們共同創作的《愛的犧牲者》劇本，引起文壇矚目，是20年代中原戲劇的代表作。

而《薪火集》劉衛東所撰的信息是：

《孤興》雜誌還定期刊載中州大學學生的詩詞新作及研究文章，既活躍了學術空氣，又增進了學生對各種知識的學習，對課堂教學起了重要的補充作用，收到良好的教學科研效果。〔見《薪火集》(上)，河南大學出版社第373頁〕

這就與《河南大學校史》的相關介紹相抵觸了：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由魏世珍、許敬參發起，聘李敬齋、馮友蘭任名譽會長。這個研究會的刊物名為《文藝》。《文藝》每期十多萬字，大部分是刊載會員(學生)的文章，小部分是文史名家教授的學術論文與創作(如郭紹虞先生的《晚周古籀考》，王志剛先生的《愛的犧牲者》)。王志剛、段凌辰主辦的《孤興》，篇幅比《文藝》少，刊載的多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詩詞新作及研究文章。(第21頁)

問題首先是：《愛的犧牲者》是發表於《文藝》還是《孤興》？其次纔是該劇係個人獨自創作還是合作而成的？

限於資料匱乏，無力回答，可能校史編輯人員会有所本。劉撰還有“1930年河南大學文學院成立，段凌辰先生被

聘為教授，他為國文系開講英美文學、中國文學史等課程”之說。這倒與牛庸懋先生後來轉行講授外國文學不無關聯呢！據段納介紹，其祖父、祖母英文水平相當好；牛庸懋先生抗戰期間轉學河大，深得段凌辰先生器重，收為門人侍讀，與其英文水平高，喜歡翻譯外國詩，而且國學造詣深大有關係！

不過有些地方可能是雜糅了，如《薪火集》劉衛東所撰段凌辰先生對河大學生創作的春聯的揄揚之詞：

抗日戰爭爆發後，段凌辰教授始終隨河南大學輾轉播遷，堅持在流亡的艱難條件下為國文系學生開課。在課外文學活動中，他支持青年詩人蘇金傘的抗戰文學創作，還經常到學生中指導詩歌創作。1942年除夕前，有學生作對聯兩副：“三餐三思殊不易，五味五全更艱難。”“桃李爭艷盼勝利，風雨適時報新春。”段凌辰教授給予充分肯定，稱“這是河大學生自擬春聯中的佳對”，表達了在艱難中掙扎的廣大師生盼望抗戰早日勝利的急切心境。（第374頁）

但見諸《校史》另外章節又成了嵇文甫和蘇金傘的雜糅（嵇蘇二先生交誼有據可查，與段凌辰先生交誼尚待資料證實），史料的匱乏和昇華的限制也難免會有一些特異的穿鑿附會，所以我們在《走近段凌辰·還書圖詩篇》中就舍棄了這種很好的綫索，以免誤導讀者。

另據王志剛先生《寄懷凌辰，用昌黎答張徹韻即效其體》（見《儒效》第二卷第一期）的詩中注解，1935年曾與段凌辰先生在濟南山東建設廳共事，此後段才兼職齊魯大學。而此前二

人一同離開河大，王到海州中學任教，段赴南粵；隨後王又隨張鴻烈先生在河南教育廳、建設廳任職，而段一直未返。直到1935年纔於濟南相聚。至交好友所言當爲信言力證，而且其創辦刊物也不止在中州大學一地，先在西北大學創辦《晨鐘》，後在中山大學又創辦了《夏聲》，而在山東則辦有《進德》（任總編輯），其十分重視理論園地建設真可謂一以貫之！

杏壇師友共推重 群賢相憶寫像真

走近段凌辰，是我們近年逐步堅定的信念。以往疏於行文，總是覺得對傳主瞭解不深，加上自身才識淺薄、文筆簡陋，不足爲高雅之士寫真。況且勉力從事編輯工作，素知高人雅士皆深藏不露，那些生動的細節、真切的情愫都掩埋於歷史的灰塵，靜心等待有心者的悉心梳理以妙手回春。不料，與段凌辰先生著述的逐步接近似乎在冥冥中驅散了我們無端的自卑，在認真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又多次與其家人暢談往事，更在崇敬的基礎上增加了幾分親近。

學術精深自有成 師友推重非等閒

仔細翻讀社內近年出版的相關史料，被歷史塵封已久的國學名師容貌漸漸在我們腦海清晰起來。最讓人過目不忘的還是國學大師黃侃在《中國文學概論》序中對門生的盛譽：

汲段凌辰有《中國文學概論》問世。予嘗謂中國哲學史最難爲，以其腹大如洞庭湖；文學史最難爲，以其尾大如揚子江。今段生之爲，其將揚颶鼓柁以泛此浩滌之津

耶？是未可知也。予雖無似，願爲水手焉，長年焉。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己巳六月盛暑中，黃侃書。

〔見《〈中國文學概論〉（上卷）序》，瑞安集古齋書社 1929 年印行〕

悉心檢拾舊輯，就會發現大師所言不虛：

1930 年河南大學文學院成立，段凌辰先生被聘爲文學院教授，他爲國文系開講英美文學、中國文學史等課程。

1935 年 5 月，河南大學出版委員會正式成立，他和江紹原、楊震文、嵇文甫教授出任委員。受出版委員會主席江紹原教授委託，他擬定出《河南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簡則五條》：“一、本大學師生之著作，經出版委員會審查合格後，得以本大學叢書名義出版；二、本大學叢書以大學教材及參考書爲限；三、本大學叢書由本大學與著名書局接洽出版；四、出版委員會接受叢書稿件至三種以上，並經審查合格後，即可開始出版；五、本簡則經出版委員會通過施行。”“出版簡則五條”的及時制定，開創了河南大學出版學術著作、高校教材及教學參考書的先河，有力推動了教學科研工作的開展，是河南大學編輯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見《薪火集》（上），第 373～374 頁）

而段凌辰先生在此之前就率先出版的具有重大學術史意

義的“掇英樓文學叢書之一”《中國文學概論》(上卷 1929 年由瑞安集古齋書社印行,下卷 1933 年由北平著者書店發行),探驪得珠,胸有成竹,以西方流行文論視野對中國文學進行審視,不拘泥於理論窠臼,而充分展現中國文學獨有的魅力,自信而坦然,充分顯示了其深厚的學術修為和博大視野。

難怪其好友武福甯在《鏡湖散稿序》中評價說:

凌辰治選學,旁及音訓,戛然獨造,文筆斐然,有闡於時。其所著之刊行者,曰《和袁嗣宗詠懷詩》,曰《和沈休文詩》,曰《集句浣溪沙詞》。率能精麗纏綿,於古為鄰。(見《儒效》第二卷第一期)

好友胡改庵先生在《段太公妻白太夫人墓誌銘》中曾這樣描述其好學:

當凌辰肄業汲縣中學時,休沐還家,向太夫人索鞋。晚餐既畢,太夫人語凌辰曰:汝可睡去。次晨即以新鞋一雙,置卧榻前。曰:著此鞋去,宜安心讀書。夫愛子之篤,行意之誠,赴事之勇,期望之深,其用心可謂良苦矣,凌辰由此感激,愈益勉強學問。豈獨蕭選班書,強半成誦。即工部玉谿之詩,亦八九能舉其詞。朋友講習,徒驚其記憶力強,太公所謂尤肖其母者。不知無論天才何若,非加人力不為功。凌辰之所以致業成親,亦由熟讀精思,攻苦不懈,實太夫人啓之也。(見《儒效》第二卷第八九期合刊)

而其尊師重教的良師風範更在弟子間廣為流傳:

先生重師教，國學大師黃侃（季剛）爲其老師，每言及黃之見解時，從不直呼其名，必肅然稱之曰“先師季剛先生”。（劉家驥《抗戰時期的河南大學》，見陳寧寧編《河南大學憶往》，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5 頁）

據段凌辰先生後人介紹，家中還存有段凌辰先生回憶門師黃侃先生的若干文字，題爲《永錄》，可惜不知發表之處，無從查考。不過，由此世人將對民國時期的國學名宿有更爲真切的瞭解了！

講筵不輟存風骨 學子相憶印象深

段凌辰教授的古典文學，舊詩詞根底很深，尤精於《文心雕龍》的研究。我從其學“文選”及“習作”——類似今之大一國文，不過他所選講的是古文，要求學生寫的是文言文。他之講課又是另一風采：端坐於課桌之後，以抑揚有致的聲調一邊誦讀所選文章，一邊講評其蘊涵或用詞之妙，常要言不煩，重在傳神，有時甚至祇是一箇“好”字，於吟哦之中，學者似有許多領悟。先生貌亦清癯，年不過五十，頗有古代儒者之風。除一般學生外，還有常侍立於左右、在家中得其更多指導的得意弟子，今河大的牛庸懋、宋景昌兩教授即屬之。（同上）

劉家驥，河南大學抗戰期間的高才生，始終把段凌辰先生視爲導師，一心想拜在門下學習詩詞創作，入校後先由宋景昌先生（高年級學長）進行指導，數年後才得到牛庸懋先生親傳，由於段凌辰先生突然病故，劉家驥終生引爲憾事：未能成爲恪